

# 程敏政《新安程氏统宗世谱》谱学问题初探

常建华

(南开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, 天津 300071)

**[摘要]**明代著名学者程敏政所修统宗谱具有开创性,对本族与徽州产生了很大影响。本文认为,程敏政所修统宗谱的十条“凡例”主要表达了别宗姓、严谱系、明教化、新体例等四个方面的主张,进一步明确了徽州望族的条件,强调族谱编纂的宗法精神与严谨的学术性,使统宗谱成为学术考证后的规范性族谱。程敏政“谱辨”建立在考证的基础之上,由考而辨,提出宋以前的世系因太详细而不可信,一般人奉为姓氏学指南的《元和姓纂》不尽可靠,应该根据具有可靠史料价值的金石碑刻、古谱考证世系,建立信而有征的谱系。通过考证,程敏政否定了流传已久的祁谱。“谱辨”的看法始为新安程氏采纳,后来基本上被作为一说而已。程敏政对于族谱世系的考证与宗族文化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关系,尽管新安程氏尊重作为著名士大夫的程敏政,佩服他的学问与考证功力,但是不愿接受其考证结果。这不能不说是学者修谱的悲哀。

**[关键词]**程敏政;新安程氏统宗世谱;明代族谱

**[作者简介]**常建华(1957—)男,河北省张家口市人,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,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,主要从事中国社会史、明清史研究。

**[中图分类号]**K248.2;K053 **[文献标识码]**A **[文章编号]**1003-7071(2005)06-0157-06 **[收稿日期]**2005-08-11

程敏政(1445—1499),字克勤,号篁墩,安徽休宁人。父为南京兵部尚书程信。程敏政十岁以神童荐入朝,诏读书翰林院。明成化二年(1466年)进士及第,授编修,历左谕德,直讲东宫。学问该博,冠于翰林。官终礼部右侍郎。编纂《新安文献志》、《皇明文衡》等,著有《篁墩文集》。清修《明史》入《文苑传》<sup>①</sup>。程敏政重视本族的宗族建设<sup>②</sup>,编纂多种族谱<sup>③</sup>,并在其文集《篁墩文集》中,保留了所修族谱的大量内容及为他人族谱所写的序言。程敏政的谱学主张对本族及徽州均产生了很大影响,值得重视。

## 一、统宗谱的修纂活动

程敏政的族谱学成就,主要体现在其所修的《新安程氏统宗世谱》中,涉及徽州程氏的由来及该统宗谱的修纂经过与主要内容等方面。

据程敏政的《新安程氏统宗世谱序》<sup>[1](卷23)]</sup>中的论述,我们得知程氏作为望族,首先出名于安定、广平、新安。他说,程氏自周大司马休父佐宣王中兴,封程伯,子孙因以国氏望安定。程婴在晋国立赵孤,封忠诚君,

再望广平。之后,在汉初起用从汉灭秦的赵将历简侯黑,其后在汉末从孙氏定江东,被赐第建业(今南京)者为都亭侯程普。普之后元谭,当永嘉之乱,佐琅琊王起建业,为新安太守,有惠政,为民所请留,赐第郡之篁墩定居。太守之后有陈将军忠壮公灵洗,当侯景之乱,起兵保乡州,陈封重安县,公子文季、孙向世其爵,为新安望族。徽州程氏的始迁祖与最有名的先祖,一般追溯至新安太守元谭与陈将军忠壮公灵洗。

程氏在程向之后分为南北两宗。程大辨始北徙广宗,孙皓为定州刺史,又别居中山博野。皓生日华,当安史之乱,战河北有功,为横海军节度使。日华卒,子怀直代之,入朝封归诚郡王,从兄怀信代之,怀信卒,从子权代之,封邢国公。此北宗。隋末,程富与汪华起兵定六州,赐庙食,宋追号辅烈侯。当唐末黄巢起义,程宗楚以泾原节度使会兵讨伐,战歿赠司徒。而其子金紫公勋亦以乡兵守德兴银山镇,捍衢、饶、信三州,传其子彦光,彦光以御史大夫兼领白沙镇,传其子克柔,程氏凡三世守德兴。程沅起兵休宁,守东密岩抵抗黄巢,副陶雅为歙州(治今歙县)兵马统帅,兼捍开化,而其弟

<sup>①</sup>张廷玉等撰《明史》卷286,中华书局点校本第24册7343-7344页;又,程敏政事迹可以参考台湾中央图书馆编《明人传记资料索引》,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,第686页。

<sup>②</sup>笔者探讨了程敏政制定族规使宗族组织化的问题,见常建华《明代宗族研究》,第307-313页,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。

<sup>③</sup>程敏政纂修的族谱有两种:一是明成化十八年(1482年)刻本《新安程氏统宗世谱》,二十卷谱辨一卷附录二卷,国家图书馆藏全本,国家图书馆与上海图书馆等还藏有残本;二是明弘治十年(1497年)刻本《休宁陪郭程氏本宗谱》,不分卷,安徽省图书馆藏。

湘以工部尚书守婺源,子仲繁以户部尚书守祁门、浮梁。仲节以兵马先锋守歙,南节以领军大将军守休宁。云传其弟洵,洵传其继子旭,旭庙食开化龙山,赐额显佑,传其从子杭,杭传其从孙淮沅,程氏凡五世守东密岩。湘传其子全礼,全礼以御史中丞兼领婺源,都镇传其弟全皋,全皋传其子通,程氏凡四世守婺源。至宋下江南,而程氏之兵始解,是为南宗。入宋以后,忠壮公灵洗受王封,赐庙食,新安程氏更加强盛。北方最有名的是程颐、程颢两位道学家;南方则有宋显谟阁学士迈,华文阁学士庄节公叔达,吏部尚书文简公大昌,枢密正惠公卓,丞相文清公元凤,工部侍郎元岳,端明殿学士璩,起于新安刑部侍郎刚愍公振。徽猷阁待制俱,参知政事章靖公克俊,龙图阁学士璩起于鄱衢之间。稍后则学士承旨文襄公巨夫太史,以文显于元,敏政先高祖万户安定忠愍侯国胜、父亲太子少保襄毅公显于明,是江南的望族。

关于“统宗谱”的编纂,程敏政在谱序中说,汉晋隋唐以门第用人,有古封建遗法,程氏属大姓,当时江南虽有战乱,“程氏必有保障之功,故谱牒不罹于兵燹,子孙之世爵世官者后先相望,而宗法未始不行乎其间也。”并指出北宋哲宗绍圣(1094—1098年)年间鄱阳都官程祁著总谱,历世因之,分合本其族,繁简系其人,始终没有会通之谱。明正统(1436—1449年)年间,歙县处士程文实曾经会通各谱,然而不全。程敏政有志于此长达二十年,洞悉诸谱异同的原因,著有“谱辨”三十七条,“凡例”十条。他并不满足于此,成化十八年(1482年)春,向宗人发出文告,得到诸宗人的赞同,于是各以族谱来会。程敏政用了半年时间,理清伐舛,才完成统宗谱的编纂。该谱二十卷,会通程氏四十四房支,上谱族人超过万人,以族人共业的先墓得出谱系五十三世。并将该谱镌金刊刻。

程敏政在谱序也谈到,他通过修谱对族人的期望:“凡我宗人其因是而毋忘水木本原之思,笃尊祖敬宗睦族之义,守其世业,诵其遗书,保其体魄之藏而不失,谨其名分之称而不紊,宗法既立,则彝伦益明,风教益兴,可诘者虽久而弗晦也,可齐者虽多而弗离也。若然又岂独一宗之幸而已,骇者安,疑者释,天下后世之有家者,将不取法于程氏也哉,奉斯谱者其共助之。”寄希望于兴教化、笃宗族,以“统宗谱”作为天下修谱的样本。

程敏政在《与河南宗人博士通谱书》中回忆统宗谱的修纂说:“曩岁居家之艰,屏处山中,遂发书于远近之族,告以会谱之故。凡本郡歙、休宁、祁门、婺源、绩溪暨江浙乐平、浮梁、德兴、贵溪、开化、淳安来会者,四十四房,参考订证,逾数月始克成编。”<sup>[1](卷53)]</sup>统宗谱修成,程敏政感慨:“谱之成难矣!”参与通谱的房支居住

远近不一,谱稿反复修改。他说:“凡预宗盟,有自百里之外者,有自千里之外者。裹粮来会,有一再往返者,有五、六往返者。正订异同,有一再易稿者,有三、四易稿者。参考稽对,有居月余者,有居数月者。”族谱修成,刊刻经费数量不小,需要筹措:“镌金刻梓,有捐十余两者,有捐数十两者。夫然后乃及其成,以板计之余七百,以字计之余三十万,以白金计之几二十斤。”<sup>[1](卷36,《书程氏统宗谱后》)]</sup>这部三十万字的统宗谱用了七百块板,花费约二百两银子。

对于来之不易的统宗谱,程敏政告诫族人格外爱护。他强调:“凡各族得谱之后,祀先扫墓之时,宜相觉察。不昧其本,不杂其流,则庶乎祖德不坠,而宗盟可续也。或守奉弗虔而失之,或贪慕势利而鬻之,为族长者声其罪于众,追还原本,乃罚白金二十两,入忠壮行祠或始迁祖祠或膳堂公用。不服者声其罪于官,追还原本,付族长收执,而黜其名于谱,生不得入先祠,没不得入先墓。有能悔过自新者,族长录其善于众而迁之。呜呼,立法之严者,立爱之深也,凡我族人敬听毋忽。”<sup>[1](卷36,《书程氏统宗谱后》)]</sup>即每年祀先扫墓之时检查统宗谱的保存情况,对于丢失、贩卖者给予严厉的经济惩罚,不服者还要告官,甚至开除族籍。为此,程敏政还编成韵语教育族人:“世谱既成,告我宗氏,各永宝之,贻尔后嗣,慎毋不肖,衰焉售焉,名黜于庙,罪声于官。”<sup>[1](卷36,《新安程氏统宗世谱铭》)]</sup>其用心何其良苦。

程敏政对于世系记载十分慎重。“统宗谱”曾根据过乐平石城谱的谱系,“统宗谱”刚修好,就看到了乐平杭桥旧谱,发现部分世系不同,他“疑杭桥旧谱为正”而加以补充说明,“不敢以统宗谱既成而略之也”<sup>[1](卷12)]</sup>。

## 二、统宗谱的发凡起例

程敏政的《新安程氏统宗世谱凡例》<sup>[1](卷59)]</sup>揭示了统宗谱的体例,具有开创性,在族谱学上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。该凡例的内容如下:

1. 新安程氏多称太守、忠壮之后,本无可别,今定著凡家有唐宋以来旧谱及共业,唐宋以来先墓者,方取入会。
2. 谱系有异同者,有舛误者,悉以历代诸谱参较,不专主旧说,蹈因袭之弊;不自出意见,取附会之讥;同者书之,正其舛误者书之,否则阙之。
3. 旧谱六世为图,失小宗之义;小传各系本支图后,失统宗之义。今图五世,准欧谱例下注事实,准《史记》年表、《唐书·世系表》例旁注世次,明传代也;朱注迁居及派名,谨其自出也。
4. 旧谱继子,既书本生父下,又书所后父下,殊无服属轻重之义;今注其名于本生父下,列图于所后父

下,异姓来继者书具本宗谱而止,出继异姓者不书。

5. 无后,注其名于父下而不列图,如祠之附主也。有故列图者书“止”,迁徙不相闻有后不与会者书“失传”,有后不及会与会而未尽者,书“具本宗谱听其自续”,从释老者比无后例。

6. 子孙无问隐显,有作过者、不睦者、有侵坟墓者、鬻谱牒者、蔑视先祠者、毁弃手泽者、昏不计良贱者,并黜之不书。

7. 小注书字、书行,书生歿时月寿年,书葬、书娶,书宦绩、学业、行义,书节妇、烈女,书必据可知者,其不知者阙之,浮词溢美一切不书。

8. 各派订误其所从出,其所取证,别为“谱辨”,置编首,以备参考。

9. 先墓先祠之显著,赐葬者,别为图,置编后,附以经理方向及修复之事,重遗体也。

10. 各派凡所得制命公移,及赠颂、哀挽、史传、金石、诗文,别为《贻范集》,辅谱以传。

上述“凡例”共十条,主要表达了四方面主张:

(1) 别宗姓。即凡例第一条,提出了入谱的标准:一是唐宋以来的宗族;二是这样的宗族必须有旧谱、共业、先墓证明。前者从时间上要求,后者从要素上规定。实际上提出了作为徽州望族的条件。

(2) 严谱系。即凡例第二至五条,其内容包括对旧谱要考证异同、舛误者;改六世为图为五世为图,五世图参考欧谱与《史记》、《唐书·世系表》例,下注事实,旁注世次,朱注迁居及派名;继子的书例;无后、有后不会或不及会的书例,出继、入继的书例。这些书例的改变,强调谱系的严谨,小宗与统宗之义、服属轻重的宗法精神。

(3) 明教化。即凡例第六、七两条,规定子孙如有作过、不睦、侵坟墓、鬻谱牒、蔑视先祠、毁弃手泽、婚姻不计良贱行为,谱中黜名,小注中除了一般的履历外还书行义、节妇、烈女。将伦理道德的评价引入编纂体例,寓教化于族谱。

(4) 新体例。即凡例第八至十条,在族谱编排上,编首置谱辨,编后放先墓、先祠图,别为《贻范集》,收录宗族艺文。

概括起来,统宗谱进一步明确了徽州望族的条件,强调族谱编纂的宗法精神与严谨的学术性,使统宗谱成为学术考证后的规范性族谱。

《贻范集》编成后,程敏政在《书程氏〈贻范集目录〉后》陈说了协助其刊刻的房支,实际上这也是《新安程氏统宗世谱》收录的房支。程敏政说:

《贻范集》之锱梓也,其功力之费始于予,而协成于诸房,诸房以近计之,在歙者四,曰槐塘,仙

源,岑山渡,长翰山;在婺源者十三,曰龙首山,凤岭,高安,长径,金竹,环溪,沙阳,彰睦,香田,香山,周溪,城东,溪源;在祁门者四,曰善和,寓岩,柏溪,程村;在绩溪者四,曰程里,坊市,仁里,小谷;在休宁者七,曰汉川,塘尾,率口,山斗,临溪,富溪及陪郭也。以远计之在,开化者一,曰玉田;在浮梁者二,曰景德镇,程山;在德兴者四,曰凤凰,沪口,南溪,新建;在贵溪者一,曰程源;在乐平者四,曰梅岩,石城,河冲,小彰睦也;河南建昌及乐平、杭桥三房子孙通谱远不克至,湖州、吴门二房子孙有无不可知,开化龙山、北源,休宁会里及黟南山四房子孙失传,婺源龙坡、清源二房子孙世次未详,然其先德则有不可偏废者,今并刻之<sup>[1](卷37)</sup>。

程敏政依据新的标准,将上述程氏收入统宗谱,并刊刻了他们留存的一些文献。

### 三、“谱辨”的特色及其商榷

程敏政在《新安程氏统宗世谱序》里说他有志于修统宗谱历时二十年,“颇尽得诸谱异同之故”,所以定出“谱辨”<sup>[1](卷12)</sup>三十七条。可以说《新安程氏统宗世谱》按照“谱辨”编成。《篁墩文集》卷十二收录的“谱辨”有条目十一条,我又从中区分出小条目三十七条。

“谱辨”的条目如下:

1. 辨祁谱世次自周秦迄五代了无一阙可疑;
2. 辨祁谱称汉历简侯黑至晋新安太守元谭世次太远,记述太详可疑;
3. 辨祁谱不知程氏初迁江南出吴郡侯普之后,误据《元和姓纂》以为出魏安乡侯昱,欧阳文忠公碑铭亦从其误;
4. 辨祁谱书新安太守元谭以下世次绝与《陈留谱》不同及书忠壮公二十二子可疑(含两条);
5. 辨祁谱不知元皓与皓为一,误分沧州、中山为二房,及谬增荆杞一人为河南房祖(含两条);
6. 辨祁谱行褒以上世系讹舛当正,行褒以下世系明白当从,及祁续谱所载者诸房多不之见,或误加增损,亦略辨之(含二十三条);
7. 辨龙山谱称沚公始迁开化及所载诸错误;
8. 辨仲节徙居歙之古城山非休宁古城岩(含两条);
9. 辨德兴祖琮即唐忠臣宗楚,诸谱更置之误;
10. 辨婺源种德坊、德兴海口、乐平东湖及湖州四程氏皆自西北来迁,非出忠壮公后;
11. 辨河南程氏新居休宁、建康,陪郭程氏旧居休宁及迁徙承继之由(含两条)。

由此可知,“谱辨”主要讨论的是新安程氏世系、迁徙、分衍时间、地点与人和事,而且主要针对的是所谓“祁谱”。我们以“谱辨”颇为关键的第一条为例加以说明,程敏政指出:

按饶之景德镇有宋都官程公名祁者,尝撰《程氏世谱》三十卷,起得姓之初,而终于五季。其间系次分合,履历详简,最号精密。盖自宋以来,凡程氏之有谱者,必以此为按。本之者进以为是,不本之者斥以为非。其说之得行于一宗如此。敏政每阅之亦叹其有功德氏,而独疑其自晋以上抵于周末,事不见于经史,何所稽凭,而能历历著之,使其昭穆分明,了无遗阙,一至是哉。然又疑魏晋以来用门第取人,凡大家巨室必有谱牒,副在官府,而祁生汴宋之时,恐及见之不可知也。近岁以来,欲重订本宗一房,因遍考旧谱,旁证他书,而后知祁谱之果可疑也。何哉?以其所书河南房一派,而因有以尽发其伪也<sup>[1](卷12)</sup>。

具体的证据是,程敏政从宋人所编《文苑英华》中发现李邕作于唐开元十六年(728年)的“程长史碑”,记载了忠壮公至大辨五世的姓名,而程祁只记载大辨是忠壮公的五世孙,中间的世系没有。不仅如此,程敏政又得到北宋时所修的《陈留谱》记载与“程长史碑”相同。然而程祁也生长在北宋,却没有见到“程长史碑”与《陈留谱》(祁谱“自叙绍圣年中求陈留之谱而不得”),导致错漏很多。因此,程敏政决定,“凡祁谱所述世次出于周秦之间者,皆不敢具载,以明此谱之可信。”<sup>[1](卷12)</sup>

再如,“谱辨”的第三条里,程敏政依据《陈留谱》,发现林宝《元和姓纂》漏掉“吴都亭侯普”五字,于是程敏政得出结论:“盖程氏之徙江南始于普,而居新安者始于元潭,非元潭始自河朔徙江南也。”<sup>[1](卷12)</sup>

“谱辨”依据早于《元和姓纂》百余年的李邕“程长史碑”<sup>[1](卷36,《书李北海所撰先长史府君碑后》)</sup>与可信的宋代所修《陈留谱》,发现一般人奉为姓氏学指南的林宝《元和姓纂》不尽可靠,祁谱的世系或依据《元和姓纂》而致误,或“谓娶十一世至汉历简侯黑,黑传二十世至新安太守元潭,中间无一人一事见于传记,今不敢从”<sup>[1](卷12,“谱辨”第2条)</sup>,而“祁谱之所失其最甚者,在于伪作”<sup>[1](卷12,“谱辨”第6条)</sup>。于是采取谨慎的态度,如程娶十一世至汉的世系,因“简侯实赵人,则其先当出于婴公,故今止据《汉书》年表世系附婴公之后”<sup>[1](卷12)</sup>。通过考辨,程敏政否定了流传已久的祁谱,建立起信而有证的谱系。

“谱辨”一出,引起徽州程姓的高度关注,赞成者有之,谨慎守旧者有之,批评者也不乏其人。有的支派虽接受一些程敏政的修谱主张,但仍坚持祁谱的世系。

160

如国家图书馆所藏明程宪纂修《率东程氏重修家谱》十二卷,嘉靖刻本。该谱收有程敏政成化十七年(1481年)所作《率东谱跋》,还收录了程敏政的《新安程氏统宗世谱序》。谱中有《率东程氏重修家谱》十一条,从内容看,参考了程敏政《新安程氏统宗世谱凡例》,但是并没有全部接受,坚持旧有的说法。如第七条规定:“浦自开国迄五世,一依宋都官尚书祁,不敢妄增损一字,但图系随朝代修短编次,以便观览,今法欧阳氏五世一图(庶观者易详其旁支)。”虽然如同统宗谱将世系图改为五世,但是宋以前的世系仍然依据祁谱。

更有甚者,直接与程敏政的“谱辨”商榷,并将程敏政摒弃的程姓联宗,收入“新安程氏”,安徽省图书馆藏明嘉靖时程项《新安程氏统宗迁徙注脚纂》就是这样的谱书。书前有明嘉靖四十一年(1562年)程希尧的序,说明该书编纂意图:

吾宗之有谱,其来久矣。兹婺溪源清溪翁因续本宗家谱,见学士篁墩先生所葺统宗与都官祁谱抵牾殊甚,欲统会而翻刻之,恐白首而未之逮,乃将黄墩而迁者纂为注脚一书。并以都官祁谱为的,而于统宗之任情笔削者,厘而正之,以固仁人孝子之所共快者也。盖我程氏自伯符公之封广平,至安乡侯显而益显,自郡守元潭公之家新安,至样同之司灵洗而益著。又十二传匡柔、行褒二公,孙曾而下,值黄巢之乱,各避胜地以居,徽、饶、衢、洛间,往往而是。其中山川之胜既人物之隐显,迁徙之变更,派仍之同异,匪仁弗传,匪谱弗录。故唐祭酒谱之,宋都官谱之,自宋逮明,莫不于都官祁谱而遵信之无违。景泰间,槐瀨孟公亦尝会通诸谱,以扩充祁谱所未备,钺布四方,与祁并著,其亦为不刊之典乎!成化间篁墩公统宗谱出,援诗义以氏其氏,索传记以祖其祖,是则削,非则笔,于祁、孟之信以传信者冒失之矣。无惑乎?后议之纷纷也。至嘉靖乙巳初,我知溪公之谱本宗,特立辨说,以明善非元潭高祖皆非比宗祖,富非南宗祖,与夫陈晋谱、李邕碑之不足凭,亦先得夫翁之所以理讹伐舛者矣。谱学中兴,不在是乎!夫谱之为义,将拾其同而芟其异,求其实不求其文。初也,孟也,详于前而或略于后。篁墩谱虽博矣,而或遗其实。如溪谱虽实矣,而未采其博。翁欲博采核实,而一派一图,前半篇书某支出某公之后,迁自何?来何地?后半篇书某公为某派之始,续系五世于其下,题曰:程氏统宗迁徙注脚纂。是虽未尽图世之详,实为统宗之渐,功不在初孟下也。注脚云乎哉!然考之统宗旧谱,从是者若干,改讹者若干,补遗者又若干,皆翁之犹口。又庠生

讳时化别号凤冈者采而辑之，歆大参舞槐先生之所乐成者也。呜呼！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，今之谱纂吾固为吾翁，望而后曰：统宗之全书，又不知属谁望也。是为序。

序中批评程敏政统宗谱任情笔削，编纂“注脚”就是为了改正统宗谱的错误。还说明嘉靖中知溪公也特立辩说，认为陈晋谱、李邕碑不足为凭。“注脚纂”就是说明各支程姓祖先与迁徙分衍情况的书。

《新安程氏统宗迁徙注脚纂》吸收了一些统宗谱的东西，更多的则是与之商榷。其凡例说：“入纂派系并照祁谱与诸房世续之旧，酌而真者入焉。学士统宗之书，是者从之，讹者改之，遗者补之。”显然尊重程敏政，但是认为统宗谱存在着讹错、遗漏。该书还有《统宗讹谬说章》一文与程敏政商榷，其中分为八个部分：读岩将淘公谱序说章第一，统宗削祖更郡说章第二，统宗信陈留谱、李邕碑变易太守府君下世次说章第三，珍公十子说章第四，统宗变易内史府君向公之子若孙于此分为南北之宗说章第五，中山之迁先后两派说章第六，纂补珍公之下真派说章第七，篁墩家世说章第八。

《新安程氏统宗迁徙注脚纂》将程氏世系分为三部分。一是“原系”：得姓以来迁徙郡望；二是“统宗”：伯符世祖下七十三世；三是“分系”：七十三世而下一派一图。总共九十余派，相对于统宗谱来说，“从是者五十有三，改讹者一十有三，补遗者二十有九。于履历之所及者考之，颇为详悉。独梅岩、河冲、程源、石城、杭桥与夫吴门、宣城、河南限于势之难通，只从统宗旧图刊布，或讹或遗未获究实外，是其可疑者，有浮之程山一也。盖程山原人统宗仲繁之子熿下，熿迁善和，生承勋、承德，承德生文华，五传公宝迁程山，近善和。二十世孙和溪公昌审核。仲繁生令温五子，无熿与承勋等二世，而于所读支谱一一改之。则善和无熿矣，无熿则无承德，无承德则程山孰为之祖，孰为之从迁也邪。故于程山派疑未入纂，而其所可续者，休之犹有溪西、榆树、桃梅、上山，歆之犹有潜川、东山，婺之犹有周坑、饶之犹有十余系，皆所过访而未我遇者，附记于末，以俟后之统宗君子。”《新安程氏统宗迁徙注脚纂》重新解释了“新安程氏”的构成。

国家图书馆藏程长棠纂修、明隆庆二年（1568年）刻本《休宁古城程氏宗谱》，专门就“谱辨”第八条与程敏政商榷。该谱程嗣功所撰《休宁古城程氏重修宗谱序》说：“稽苏祖所撰墓志，叙古城一族之源流，历历如指诸掌，而学士篁墩公‘谱辨’乃谓仲节之迁古城有三可疑，然志述仲节以下四世婚姓墓所甚详。自个考之，所谓赵氏、金氏、任氏、叶氏皆在休古城五里之内，若歆古城则无此姓也。所设唐云潜、富水、南洪、陆坦，皆在

休古城十里之内，若歆古城，则无此名也。审如是，则苏祖之言为有征，而篁墩之说为无据。口然则仲节之迁古城、古城之祖仲节也，又何疑哉！”他根据所藏墓志记载当地的姓氏、地名认为仲节之迁古城有据，批驳程敏政“谱辨”中的说法。

《休宁古城程氏宗谱》多处表达了对于统宗谱的不满。如该谱凡例规定：“同宗诸贤有订统宗之误者，无论隐显，采为会订，录置编端，以备参考。”谱中有宗人程霆撰《存谱疑》，就宋以上的程氏谱系与程敏政商榷：“学士谓祁谱于晋以上抵于周末事，不见于经史，何所凭籍，而能历历著之了无阙遗。故祁谱所述周秦间世系，皆削而载。又谓祁谱所具汉侯黑至太守元谭太远太详，无一见于传记，故不之存。是固学士公考信之卓识也。然信者信之，而于疑者则亦疑之可矣。一切削人或者悬断亦太过乎？霆愚以为宜别作一议……唐之诸书（指“氏族之论”——笔者注）宋时宁无存者，而安知祁公不有见耶？果如无据，则皆所杜撰也。杜撰人名与官，或杂摘仕者、显名者而牵缀之，不敢保其无也。盖魏晋以氏族论选举、论婚姻，则其强扳赘附，势所必有。故曰：氏族之家言多诞。其书既行，而历世因之，安能悉得辩证。故祁公或即其所见以成编尔，不然则其中所具事文曲折，谓皆凿空以著之耶。若以传记不具而悉去之，则古今事文固不一一登于史册，史外传记又难必传，汉魏之所有至唐而存者几矣？宋又几有存也，于今又几也。今于汉魏时事必欲求其佐证，是或失之固矣。……愚以为，学士谱综博精核，人不能及，固当遵以为正，而诸旧谱自黄帝以下、行褒以上所述各位文行亦不妨其旧贯，另为一编，置于正编之前。而析学士之辨与孟谱伯符至休文，年多世少；智彻至元谭，年少世促，及方玄成未免蹈袭传会等疑。篁墩学士之辨各附于本条下，庶其中如有一二果吾祖者，既不至于见遗，而其可疑者亦得明其所可疑。夫明其所可疑则益得以信学士之所可信矣。”程霆《存谱疑》提出了折中的办法，首先沿袭旧谱关于宋以前的祖宗世系，然后将程敏政“谱辨”有关内容附于相关内容之下，既尊重了程敏政的考证，也防止舍弃旧世系而遗漏祖先。

明万历时，程一枝纂《程典》（安徽省图书馆藏），其《自叙》概述程氏修谱历史，并阐述程敏政统宗谱的影响。《自叙》云：“唐季严将公草创家谱，自忠壮以上缺而不录，盖其略也。有宋都官忠彦据摭载籍，网罗放失旧闻，整齐世次，以为之谱。上溯开国，下迄五季，本支百世，灿然可述，诸程言谱者多宗之。由宋而元，若黟南山森，祁门善和复，婺源龙陂舜，俞龙山仲文，及古城道懋，会里象贤，陪郭和卿，各往往述都官之旧以成书，不可胜记，唯大富营厂卿会谱系颇著焉。明兴，歆

槐塘文实会通谱,本都官而推广之。又记太守忠壮事实,名曰世忠录,家牒兹多于是矣。学士克勤则以都官为未信,纠合诸程,勒成统宗。其世系率托之《陈留谱》,不相与同,盖有意手矫正之也。又搜纂先宗以来金石遗文,名曰《贻范集》。由是都官之谱遂暗,而学士谱独尊章。诸程以谱名家者,靡然乡风。于汉口则志坚,于率口则师鲁,与山斗则汝顺,于婺源、高安则子文,于绩溪仁里则佐时,无不本之学士矣。是时我族希明谱独尊尚都官,而曰:此吾家世传也。嘉靖以还,婺源龙山仲复、溪源谨之,祁门善和时亮,绩溪程里邦载,各为辩论若干篇,讥正学士得失,而大富营启敏疏通证明,立语为最尽。又移书诸程,评议二家同异是非,诸程由此复宗都官焉。旋回信克己得鲁綖谱,各持所见,比辑二家,兼而有之,卒其能明定也。”文中讲到统宗谱修成后新安程氏本之程敏政“谱辨”修谱、个别族谱沿袭都官谱以及明嘉靖以来的批评者,经过大家的讨论,诸程复宗都官。也有个别族谱综合都官、敏政两家,兼而有之。

总的说来,程敏政“谱辨”的看法在明代开始为新安程氏采纳,后来基本上被作为聊备一说而已。

#### 四、结 语

《新安程氏统宗世谱》作为较早的大型通谱,在族谱学的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。著名学者程敏政的修谱主张为人注意,特别是他将统宗谱的序言、凡例、谱

辨收入自己的文集,由于他的名气以及文集的刊刻行世,流传甚广,影响颇大。

程敏政修纂的统宗谱,最主要的工作是辨别房支,搞清世系。程敏政修谱采取依据可靠资料考证世系的方法,舍弃北宋族人程祁流传下来的程氏宋以前的世系,从学术角度来看,他修谱严谨,符合学术研究的标准。但是,旧有的早期世系已经成为宗族认同的标志而流传,将之弃置不用,族人从感情上难以接受。此外,社会实际中的确有存在的事情而无记载的,也有文献失传的情况,所以仅依据可见的资料证实世系和宗族历史也难免有遗漏的情形。因此,程敏政的学术考证与宗族文化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关系。尽管新安程氏尊重程敏政,佩服他的学问与考证功力,但是并不愿接受其考证结果。这不能不说是学者修谱的悲哀。

值得注意的是,程敏政的“谱辨”被人放弃,是在明嘉靖时期。出现在这一时期或许不是偶然的,明嘉靖至万历年间,是宗族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,宗族乡约化,族规大量出现,宗祠与族谱也大量产生,而且重构祖先世系,以满足宗族组织化与普及发展的需要。在此形势下,程氏诸派自然会更多的选择追述祖先较远的程祁谱的说法。

#### [参 考 文 献]

- [1]程敏政. 篁墩文集[M]. 台北: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,1986.

## An Exloration into Pedigree about the general genealogy of Cheng family in Xinán

CHANG Jan - hua

(CCSH , Nankai University ,Tianjin 30071 ,China)

**Abstract:** The general genealogy was composed by Cheng Min - zheng , a famous scholar in Ming Dynasty , which brought magnitude influence to the Prefecture of Huizhou and Chengs' clan. In my view , Chengs' genealogy further explicated the condition of the famous clan in the Prefecture of Huizhou , emphasized the ancient clan system spirit in genealogy compile and its precise academic . From then on , Chengs' researchs became the nomal genealogy . Chengs' distinguish of genealogy was established on research . He put forward an view that the pedigree before Song Dynasty was too detailed to believe . He considered the authentic pedigree should be established on the inscriptions on ancient bronzes and stone tablets , and on the research to the ancient genealogy , and so on . Through his research , Cheng Min - zheng negated the ch' i - p' u , although it was already spreaded a long time . Chengs' standpoint was adopted by Chengs' clan as one of the theories . But there exist strain between Chengs' research and clansmen culture . Cheng Min - zheng was respected by Cheng family in Xinán because he was a famous scholar - bureaucrat . But Chengs' clan rejected Cheng Min - zhengs' research achievement . It was a kind of sorriness to Cheng Min - zheng .

**Key Words:** Cheng Min - zheng ; the general genealogy of Cheng family in Xinán ; genealogy in Ming Dynasty

[责任编辑、校对:把增强]